

川端康成文集

叶渭渠 主编

CHUAN DUAN
KANG CHENG
WEN JI

RI XIYUE XI
QIAN CAO HONG TUAN

日兮月兮·浅草红团



川端康成文集

叶渭渠 主编

CHUAN DUAN
KANG CHENG
WEN JI

RIXIYUEXI
QIANCAOHONGTUAN

郭金陈
伟海薇
译

日兮月兮·浅草红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兮月兮·浅草红团/(日)川端康成著;陈薇,金海曙,郭伟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川端康成文集/叶渭渠主编)
ISBN 7-5633-3443-2

I. ①日…②浅… II. ①川…②陈…③金…④郭…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59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l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解放路 76 号 邮政编码:276002)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9.25 字数:240 千字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20.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致中国读者

川端香男里

壹

川端康成的文学不仅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古典文学、平安朝以后的日本文学的传统相结合,在“新感觉派”起步之初,它同包括现代派在内的西欧文学也有很深的关系。东方悠久的传统与西欧现代派文学的实质联系,对世界的广泛关心,这是贯穿于川端文学的特征。他的这种文学的多样性,是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二十多年后,诞生一百周年在即的现在,才得到世界上广泛的理解。它也是二十世纪文学的特征之一。在以“城市人”为主人公的小说里,他留下了杰作,同时也留下了为数不少的,描写日常与非日常的两种世界微妙关系的作品。正如三岛由纪夫所评论的那样,川端康成是个“永恒的旅行者”,同时也是描绘旅行幻想的名人。他还写了《他者》和为数众多的描写女性的以及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的作品。

但愿中国读者通过这次翻译出版的《川端康成文集》可以了解到川端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以及其文学的趣味性。他向西方学习,但决不单纯模仿西方,而是创造出东方的文学来。但愿读者能体味到川端康成文学的真正价值。

《川端康成文集》(全十卷)问世了。

自1981年我国第一次出版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古都》中译本以来,川端文学突破了某些禁锢,在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终于赢得了我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理解和接受,长久不衰。

多年来,我读到从名家到普通工农读者的著文和来函,对川端文学的主流都给予积极的肯定的评价。著名作家曹禺赐函云:“昨日始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虽犹未尽,然已不能释手。日人小说确有其风格,而其细致、精确、优美、真切,在我读过的这几篇中,十分明显。”刘白羽著文称赞川端康成“创造了具有日本美、东方美的艺术”,“川端心灵中蕴藏着的日本古文化之美有多么深,多么厚”。许多读者来函都公认川端康成是世界文豪。最使我深受感动的是,一位家住安徽省岳西县美丽乡道中村的农村青年的来信说,他那里“极为闭塞落后,收不到邮件”,他偶然读到川端的作品,经过艰难的道路,与译者取得了联系。他谈了他读川端作品的感想,认为“川端的作品中有一缕缕氤氲首尾的凄凉,构成了含蓄的悲剧美”。

我国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和出版界为在我国译介川端康成文学做了大量工作,赢得海内外人士的肯定评价。日本的学者和刊物就称赞我国译介和研究川端文学的成果“居于外国,包括欧美在内的川端文学研究的第一位”。

我国出版的《川端康成掌小说百篇》是欧美也没有作为单行本出版过的。尽管如此,也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集中出版少数为人注目的作品,未能反映川端文学的全貌;二是零敲碎打,分散出版,未能形成系列化。多年来,作为川端文学的爱好者和翻译研究者,我觉得有必要做些工作,以弥补这些不足。1992年访日期间,与挚友、北海学园大学教授千叶宣一先生一起走访镰仓川端宅邸时,与川端义子、东京大学教授川端香男里先生就翻译和研究川端文学诸问题交换了意见。回国后,我将系统出版一套川端康成的丛书的设想告诉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先生们,马上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1994年访日时,与香男里先生会面,承蒙他与川端康成夫人秀子女士亲授版权和惠赐序言。千叶宣一先生将这项事业“作为我们命运邂逅的、永恒友情的纪念碑”,给予我们“物心两面”的支持。

在顾问香男里、宣一和川端康成研究会会长长谷川泉三位先生的热心指导下,本文集与我国读者见面了。在此谨向上述诸位先生以及支持本文集翻译、装帧和出版工作的所有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文集的主要特色是:

(1)在十卷本的范围内,尽可能系统地反映川端康成各个时期的创作倾向,比如:新感觉派时期创作的某些具

有新感觉主义倾向的掌小说,以及《春天的景色》、《温泉旅馆》;回归传统主义时期的全盘继承佛教哲理尤其是轮回思想的《抒情歌》,以及在东方与西方文化交融中产生的《雪国》、《千只鹤》和《古都》等。从而展示川端在两种极端倾向的摇荡中,产生了对传统文学也对西方文学批判的冲动和自觉的认识,认真整理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思想,最终创造出川端文学之美、东方文学之美的历程。

(2)有重点地编选一批过去从未在中国出版的、而在川端文学世界中又占有不可忽视地位的作品,比如《浅草红团》、《美丽与悲哀》、《日兮月兮》、《蒲公英》等中长篇小说。这些作品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更立体、更广角的镜头,来窥视川端文学的全貌。

(3)尽量照顾各文学种类,除长中短篇小说外,还选编了掌小说、散文和创作随笔。川端的许多小说都是先经掌篇小说的发酵、酿选,然后提炼、改造而形成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掌小说,包含了他的小说创作的基础特色和一切要素,是川端全部创作的缩影。所以一位日本学者说,叩开川端文学的钥匙是掌小说。这次以掌小说全集的形式出版,以飨读者。创作随笔《独影自命》记录了各个作品的创作经过和创作体验,它与收入散文集中浓缩了川端美学思想的《我在美丽的日本》、《美的存在与发现》、《日本文学之美》一起,从另一个方面提供打开川端

文学之门的钥匙。

(4)有选择地编选了一些有争议甚至争议较大的作品,比如《睡美人》、《一只胳膊》等。过去有的论者对这类作品只片面地列举其表面情节就简单化地加以鞭挞。其实文学都是文化的复合体,如果不从多角度多层次挖掘其文化的深层内涵,包括其传统的审美意识,是很难把握其真髓的。正如长谷川泉所说的,如果有慧眼的人,不必卒读《睡美人》就可以知道里面没有写老丑的东西。全文译介这些作品,可以为文学爱好者提供解决这个问题基础,以便根据作品的实际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求实的批评。

川端康成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他们率先将东方文学推向世界。我们评价川端的每部作品得失的时候,不能忽视从整体上把握川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他在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坐标轴上确立自己的历史方位,挖掘日本传统文化最深层的东西和西方现代文化最广泛的东西,并使之融合,创造出具有日本的美和民族个性的文学,从而使自己的文学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正如三岛由纪夫总结川端康成的创作经验时所指出的:“生于日本的艺术家的,被迫对日本文化不断地进行批判,从东西方文化的交会中清理出真正属于自己风土和本能的东西,只有在这方面取得切

实成果的人才是成功的。”(《川端康成的东洋与西洋》)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集的出版只是我国系统译介川端文学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还将要耕耘下去,不断地从川端文学的矿脉中挖掘出不仅属于日本的,同时也是属于东方乃至世界的东西。

目 录

日兮月兮..... 1

浅草红团..... 145

日兮月兮

在光悦会上

—

京都正值阵雨频繁的秋天，今天又是一副要下阵雨的模样。

如果从大德寺的旁边走过的话，回头可以看见比睿山的山顶，正隐没在一层薄薄的雨云里。

汽车停了下来，为了打听去光悦寺^①的路。

“爸爸，您不知道怎么去吗？”

“战争以前去过一次。那天是个好天，一直到了大德寺的孤篷庵前，是走着去的。那已经是十年前的过去啦。”

父亲把帽子放在旅馆里了。看着父亲光溜溜的头顶，松子回想一下十年前的父亲的模样，可记不清楚了。不过，现在倒觉得，要是这颗又大又圆的脑袋上，还留着几缕稀疏的头发的话，反而有些滑稽可笑。

松子这样想着，看到司机把车停着，坐等着可以问路的行人通过。松子对司机的这种不慌不忙、慢条斯理的态度，渐渐觉得可笑起来。

沿着那条远离闹市的乡间道路，两个老妇人相依相偎着走过来。

“从这里一拐弯，就到了。鹰之峰那边因为要开茶会，有好多

^① 光悦寺——位于京都鹰之峰的日莲宗古刹。

像这样的汽车都往那边去呢。”

冲着把头缩回车窗里的司机，老妇人又加了一句：“用不着再打听，走到顶头的那座有白墙的寺院就到了。”

在一条窄道上没走多远，果然遇到了那堵白墙。

“源光庵。”松子念着寺院的名字。

在寺院的前面，果然像是有去茶会的好多汽车能通过的道路上，松子他们的汽车刚才一直都在走错道。

在光悦寺大门前，从茶会上散场的人们聚在一幢颇具乡间风味的房子的屋檐下。阵雨似乎已停了，但又让人觉得仿佛仍在继续下着。也许这群人不是在躲雨，而是在这里等车。

“爸爸，乐先生站在那里呢。”

“什么？”父亲有些懵懵懂懂地问道。

松子已经打开了车门，无法伸手给父亲指点那个人。松子自己先从车里出来，等在门口，摆出准备搀扶已经发福的父亲的架势。在离开车子前，松子稍微低了低头，可又有点踌躇不决。乐先生没有发觉松子在向自己打招呼。

但是，乐先生似乎是拦了松子他们刚才乘坐的那辆出租汽车离去的。

沿着通向光悦寺的石板路，松子边走边说道：

“那位胖胖的先生，就是乐先生。当然啦，还赶不上爸爸。”

“还年轻嘛。”父亲说道。

——今年春天，当代的乐吉左卫门应邀出席在镰仓的圆觉寺召开的乐茶碗^①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松子亲眼见到了乐家的当代掌门人。

① 乐茶碗——在日本茶碗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被作为茶道的专用茶碗。乐茶碗是由所谓“乐烧”制成的，即用手将土捏成模型，低温烧成的一种素陶。原产于京都，有红、黑两种。据说由千利休创制。

在大厅的壁龛和茶桌上，依次摆着乐家^① 世代代的茶碗，从第一代的长次郎，第二代常庆，第三代道入开始，直到第十二代的弘入，第十三代的惺入。乐先生解说了每只茶碗的艺术个性、趣味和工艺效果。此外，乐先生还用自己从京都带来的陶土，现场表演了茶碗的做法，让大家一饱眼福。乐先生的言谈举止，颇有一股男人的气魄，痛快干脆，听起来让人觉得愉快。陈列在壁龛和茶桌上的四五十只乐茶碗，也都任由众人随意地取拿，尽情地赏玩。这让松子十分惊异，觉得也许这反映了乐先生的为人。茶会因此带给松子的喜悦也就变得更有深度。

那时候，松子经常彻夜失眠，视力变得十分衰弱，连看绿叶也会觉得眼睛刺痛，可因此看长次郎、道入等人的茶碗，反而越发显得鲜活。那时候的松子，哪怕只是稍微被人抚摸一下，也会忍不住地哭泣起来，所以松子好像是在用自己的心灵触摸着拿在手里的茶碗。在那半天的时间里，松子暂时忘却了爱情带来的悲苦。

圆觉寺的乐茶碗大会，就这样留在了松子的记忆里。虽然强忍住不让自己流泪，可松子记得似乎还是有一滴眼泪不知掉进当时的哪一只乐茶碗的茶垢里了。

松子回避走到人前，总是呆在一百五十多位来客的后面，像是躲在人影里似的，所以乐先生是不可能记得松子的。

二

父亲在光悦寺本殿前的传达室里付会费的时候，松子正看着白色的山茶花。那是寺庙的厨房大门旁边的山茶花，大大的一株山茶树被修剪成了蛋形，山茶花正怒放着。

① 乐家——乐家谱系如下：第一代处长次郎，第二代常庆，第三代道入，以后顺次为一入，宗入，左入，长入，得入，了入，旦入，庆入，弘入，惺入，吉左卫门。

在十一月十三日,从上午十点开始,将举行本阿弥光悦^①的法事,十二、十三日两天,将架设追福釜。光悦会^②和东京的大师会一样,都是以珍宝器物齐全的大型茶会而遐迩闻名。松子父女俩是乘夜班火车“明星”号于十三日清晨五点左右到达京都的,在旅馆里稍事休息了一会儿,中午以后出门的。

法事已经结束了,可松子和父亲还是参拜了本殿。然后,从本殿穿过寺庙的厨房,进到了庭院里。被雨水打湿的土地上的湿土,粘到了木屐上。庭院中央的太虚庵里人正拥挤,所以父女俩先去了位于里面的骑牛庵。

骑牛庵今年由光悦会的东京方面的发起人负责。虽说是浓茶,因为一天要招待三百位来客,所以客人们被安排在庭院内的简易休息室里品茶,在茶席上也只是见识一下茶具而已。而且,松子的父亲朝井也并不是那种从东京特意来赶光悦会的茶人,只不过因为女儿在学茶道,偶然动了带女儿来光悦会看一次的念头罢了。

“芭蕾和茶道,好像是战后小姐们的时髦。芭蕾和茶道,真是奇妙的组合,也许是和魂洋才的一种新形式吧。跳芭蕾舞时着西式服装,行茶道时则穿漂亮的日本和服……”父亲有意调侃着松子说道。

不过,像光悦会这样的大型茶会,简直如同茶道的节日,如果以为在那些浮华的人丛里见不出茶道的神韵和形貌,就大错而特错了。父亲没有忘记再次提醒松子这一点。因为朝井明白,女儿似乎是为了平静内心的迷乱才习茶道的,所以惟恐来到这天下首屈一指的大茶会,反倒让松子对茶道产生幻灭。

在骑牛庵的简易休息室里,有据说是光悦的孙子空中斋光甫

① 本阿弥光悦——江户初期的艺术家,善于鉴定刀剑和精通书法。在陶器和茶道方面也颇有造诣。

② 光悦会——缅怀本阿弥光悦遗德的茶会。该会相对于春季在东京召开的“大师会”,秋季在京都召开。每年的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的三天,由东京、京都、大阪、名古屋和金泽五都的美术商负责组织,举行盛大的茶会。

的亲笔葡萄彩绘,朝井正颇觉稀奇地看着,“爸爸,”松子轻声地叫道,伶俐地端来沏好茶的茶碗。

茶室里已有先到的客人,所以朝井在松树的树阴下一边等着,一边扭头看着背后的山,不觉叫道:“哟,成了秃山了。是战时给伐了吧?”

浑圆的、形状优美的两座山,光悦曾经朝夕眺望过。朝井记得战前来的时候,这两座山还是绿树环抱。据说那两座山,一座叫鹰之峰,另一座叫鹭之峰,因此,光悦寺坐落的这座小山也被叫做鹰之峰。光悦经营的艺术村老早就湮灭无存了,现在的寺院、茶室虽然不古老,这两座浑圆的山峰,现在却又都光秃起来了。

有这样两首俳句:

阵雨茫茫,两山交错光悦寺。

夕阳西下,盼望阵雨仰山峰。

秃山上有没有在下阵雨,朝井张开手掌试了试,也还是说不清楚。眺望两座山之间的山谷,朝井发现有一间形状古怪的小屋。

“那儿在挖锰呢。”一位茶道老师模样的女人告诉朝井。

朝井感觉先进去的那批客人快要出来了,就回过头来,从茶室右侧的小山边缘,远远地望着京都的街市。

也不讲什么顺序,松子跟在父亲的身后,大约第五六个,走进了茶席,立即被微暗的壁龛里的那只淡淡地飘浮着一层莹光的伊贺花瓶^①里的花攫住了视线。那只伊贺花瓶仿佛是神秘的珠母贝在海底熠熠生辉。被水濡湿后,则现出妖冶的艳丽。伊贺的蓝绿色的釉子,经四周的微暗衬托,淡蓝的色泽愈加焕发,愈加夺目。贴近看的话,在瓶脚的灰褐焦糊处还带着水珠。带耳的花瓶立姿,

① 伊贺花瓶——指伊贺烧花瓶。最早见于600—700年前的一种陶器,采用深蓝色的玻璃釉药。伊贺,古国名,现三重县西部一带。花瓶,日本的花瓶分真、行、草三类。真指金属类的花瓶,行包括瓷器和陶器的花瓶,草包括陶器、竹、木等花瓶。